

書叢藝文兵農工
婚結期緩
著等深路

行刊社版出益華

一種力量

——工農兵文藝叢書小序

我們爲了大規模有系統的出版工農兵自己的創作，和爲工農兵服務的文藝作品，我們特地編輯了這一套「工農兵文藝叢書」。

收集在這叢書裏的作品，很大一部份都是江南解放以後，在上海「羣衆文藝」半月刊上發表過的。也就是說這些作品，很大一部份都是初步經過羣衆考驗，經過選擇，比較爲羣衆歡迎的作品。今天我們把它重新集中的刊印出來，只是想達到一

個目的：就是讓這些優秀的、工農兵勞動羣衆自己寫的作品，或是較易爲工農兵羣衆接受的作品，再回到廣大的勞動羣衆中去，讓廣大的工農兵羣衆相信自己創作的才能與智慧；或是從這些作品中得到工作的鼓勵和寫作的鼓勵。這意思主要是：一方面是指作品中歌頌的勞動生活，歌頌的英雄，都是我們工農兵雙手創造的，那就是我們自己，也就是我們自己工作的榜樣。我們從這些作品裏得到了工作的自信和鼓勵。另一方面是指的作品本身的出現，說明了工農兵羣衆潛伏着無限的創作才能，說明別的勞動弟兄能寫出這樣的作品，使自己也就有了學習和參考的榜樣，使自己相信，在同樣的勞動中，至少也能寫出這樣的作品。這也就是寫作的鼓勵。

只要廣大的工農兵羣衆，從我們的叢書中，能够得到我們

這個小小的願望，我們就心滿意足，和感到無限的感激。

請連同我們的工作和整個心意，全部獻給我們親愛的工農
兵弟兄們！

柯 藍 一九五〇年五月於上海虹口公園

目次

走形式.....	一
緩期結婚.....	三五

走 形 式

(獨幕話劇)

孟 浪 作



走形式

人物：張工友（簡稱張）

蔣 三（簡稱蔣，國民黨特務）

工友甲乙丙三人。

工會主任（簡稱工）

佈景：一間警衛房內，外面是風雨之夜，八月天氣，房內設備有電燈、桌、椅和幾條凳子，牆上有一個掛鐘，側面有一門通院子，正面有玻璃窗。

開幕：張工友在房內背着槍，繞了兩個圈子，看了看牆上的鐘。鐘是九點半。

張：這老半天才過了半個鐘頭呀！（坐凳子上有些發暈，又站了起來。）整天防火防特，防特防火，除了耽誤睡覺，還是耽誤睡覺，那那麼些特務壞蛋，偏偏叫咱貪上不成？（把槍靠在桌上）弄個不大點的水桶，弄一小盒沙土，水桶也沒人打水，沙土也叫雨沖個差不多啦！有啥用？淨擺樣子，走形式。（搬凳子湊在一起）安全委員會，剛一開頭怪像樣，日子長了，也就他媽冷水洗鷄巴「念」啦！光一個大牌子在那掛着還不是他媽的形式主義，你問問廠長進過那個門沒有？（把凳子搬好了，扣在一起，鋪上大衣，把毯子放在上面，到門口，一開門就是暴風雨聲，把門關上，又走了回來。）外面下這麼大的雨，颳這麼大的風，天眼看也就半夜啦！還有什麼歹人呢？再說各部門也

都有各部門的值宿，滿院子都是水，我也沒法巡邏呀！睡，睡它一覺再說。（把子彈帶拿下，脫上衣放凳子頭上，欲睡，忽想起）哎！不要走了火，把子彈卸下來。（卸子彈）一顆、二顆、三顆、四顆、五顆，對五顆！（把子彈裝袋內，又把槍摟在懷裏）別出事，摟着你睡，小寶貝。（睡下，躺了一會，又起）不行，可別當真睡着了。躺躺也可以啦！最近才選了個新工會主任，他可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可真積極啦！忙裏忙外，跑東跑西，沒有一個地方不到，啥事他都管，可別查到我名下，儉這一末懶沒啥，弄個壞印象，可就划不來啦；明天再叫大伙批評……（外面有腳步聲）這半夜還有誰來呢？（少思）說不定就是工會主任。（坐起來，穿上鞋，拿起槍來，窗戶外有人

望了望，接着敲玻璃。）

張：誰呀！（站了起來）

蔣：（在外）我可以進來嗎？

張：你是誰呀！

蔣：（推門進，兜一兜雨衣）好大的雨呀！你還沒睡？（向四週打量了一下，又向外看了看，一邊關門一邊說）快關好門、快關好門。

張：你幹嗎這麼着忙？

蔣：啊！雨太大了，風也真冷，關上門免得叫風雨吹進來。

張：你到底是誰呀！來幹啥？

蔣：啊！輪你值班啦！我嗎？我也是值宿，下雨天，睡不着，看了一會書，想抽顆煙，來麻煩一下借個火使使。（邊說

邊掏煙捲

張：（從抽屜取火柴，遞蔣。注視了一下）你怎麼澎了一身泥？

蔣：噢！你說我身上的泥嗎？可別提啦！才剛出屋門，一脚就踏到水坑子裏去了。啊！請來一支吧！（遞煙）

張：好，我也來一支。（對煙，看蔣）我看你雨衣都淋溼了，好像是遠道來的。

蔣：不是，不是！我下晚回家吃飯，來回都穿着它，就淋成這樣啦！我說，雨可真不小啊！（脫下雨衣放桌上）

張：慢着點，不要把雨水空進去了。（關嚴抽屜，把雨衣挪桌邊上，向蔣）還有什麼事嗎？

蔣：沒有啦！（陪笑，坐在張對面的椅子上）

張：用洋火請多拿幾根吧！

蔣：不用不用，够啦！

張：（少停，看了看外面）還不去？你不是值宿嗎？

蔣：沒關係，等過一會再走；這雨天，一個人在房子裏，怪無聊的。咱們嘮嘮不好嗎？

張：有什麼可嘮的呢？

蔣：嗯——昨天俱樂部演話劇，你看了嗎？

張：演的什麼戲？

蔣：劉桂蘭捉奸。

張：劉桂蘭捉奸！聽過廣播，沒看過劇。

蔣：演的不錯啊！尤其是裝劉桂蘭的那個女角，長的可真漂亮

極了。

張：哼！你是看戲哪，你還是看人啦？

蔣：不過，戲好還是得人演的好才成。我看，蘇聯的那個「破舊別墅」和這個劇就差不多。哎！「破舊別墅」你看過了嗎？

張：也沒看過。

蔣：你咋不愛看戲呢？（敲了敲煙灰，狠命的吸了兩口，吊在嘴裏。）

張：不是不愛看，大老遠的。看到半夜，第二天還幹活不幹？現在覺還不够睡呢？

蔣：可也是，白天忙活，夜裏還輪班。

張：晴天是應該防特防火，可是下雨天，坐在屋裏咋巡邏吧？這不就成了走形式了嗎？

蔣：真的，提起形式來，這年頭的形式可真是比國民黨那樣的

明堂還多哩！

張：你說什麼？

蔣：我說國民黨那啥又是糾察隊，又是警備隊哩！現下呢，可就變成兒童團婦女會了。在鄉下查路條，沒路條是寸步難行。在城裏查衛生，有一點不乾淨也是不中，可麻煩死人啦！

張：你怎麼能拿國民黨和現在比呢？

蔣：我，我說的是形式方面。就拿工廠來舉個例子吧：不是這個委員，就是那個會，又是防火防特啦！還有什麼防疫啦！也不知道捉住了幾個特務，消除了多少瘟疫？

張：什麼？你少胡說八道的，請你快回去值宿好不好？

蔣：等雨過去再走，呆會嗎，沒啥；你就說吧，這樣的大雨，

他什麼樣的特務壞蛋也放不起火來呀！

張（脫下帽子，看了看鐘。揉眼）

蔣：你睏了吧？我替你，你先睡。

張：我不睏。用不着你替。（站起來到窗前望了望）

蔣（也跟着站起來望了望）

張：雨還是這麼大！

蔣：坐下吧！雨下這麼大，幹啥去？來！我給你嘮一嘮「破舊別墅」的事不好嗎？那個你又沒看過。

張：（無可無不可地）好吧！你就嘮吧！（就坐）

蔣：可是我也記不清楚啦！（少想了一下）那個戲裏也是兩個人，就跟咱倆似的，在一間很僻靜的房子裏。周圍沒有別的人家，因為那是一過去王公大人的別墅。一個人是男

的，一個人是女的。男的是蘇聯某機關設計科的工程師，女的是個德國女間諜。

張：他倆咋碰到一塊去了呢？

蔣：是女的用信把男的騙去的，叫他下班就到這裏來，想騙取他皮包裏的公文，探聽些建設計劃，好進行破壞。當女的坐在男的旁邊的時候，（說着站起來坐在張身旁）發現男的口袋內有一件東西。（看張的口袋）

張：（摸口袋）什麼東西？

蔣：手槍！

張：手槍？我口袋裏可沒那傢伙。

蔣：真沒有嗎？

張：真沒有，你問那幹嗎？